

讀者參考

丛书

廣聞博見

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
上官云珠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赫鲁晓夫的秘密录音带
触目惊心的云南吸毒、贩毒现象
十年涉外婚姻大世界
盖世太保纪实

学林出版社

212/222

限期还书卡

学林出版社可供书目

中国历代服饰	200 元	法律答问 400 题	5.70 元
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195 元	小学生 500 字作文	1.50 元
隋唐文化	200 元	初中生 600 字作文	2.50 元
实用中国养生全书	25 元	上海市中学生新苗奖作文选	
上海全书	28 元		3.15 元
中国古代工业史	11 元	小学数学应用题 1000 例	1.90 元
中国刑法词典	11.50 元	初学毛笔字	1.30 元
五用成语词典	平 5 元 精 6.50 元	四体钢笔字帖	2 元
逆序英汉背诵词典	6.50 元	多体实用钢笔字帖	2.45 元
中学古诗文词典	7.15 元	段伍优秀硬笔字帖	4.60 元
中国革命史	2.20 元	唐诗正行草三体钢笔字帖	0.80 元
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林风眠	9.50 元	中学生新作精华	1.75 元
101 人藏书票选	14 元	书法自学教程	3.20 元
阴阳五行与日本的民俗	5.20 元	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导读	1.25 元
文艺小百科	3.35 元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导读	1.70 元
应用文大全	3.05 元	人体艺术与艺术人体(摄影精粹)	
			25 元

以上书籍需要者,可向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批发、邮购。邮购另加邮资 15%。

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253—06708466 卢办桥分

电话:4376941

地址:上海市永嘉路 19 弄 8 号。邮政编码:200020

学林出版社可供书目

现代男士的魅力	5.50元	中外法制微型小说选	1.35元
新潮发型 100 例	5.90元	外国名家短篇小说选	2.40元
围巾系法 100 例	5.40元	语言文字规范化手册	5.30元
最新国际毛衣编结	7.60元	妈妈您也能当医生	6.80元
最新儿童棒针编织	5.80元	学画十堂课	8.50元
OK 棒针衫	6 元	狼犬福克(1—4)	6.60元
1989 年巴黎、东京、纽约最新时装 精选	16 元	当代儿童优秀故事连环画(1—5)	
世界新潮服式(款式)	11 元	中国文化之谜(1—4)	10 元
国外生活时装(款式、裁剪)	7.80 元	中国文化要义	4.75 元
上海女装新苑(裁剪)	4.55 元	人心与人生	3.50 元
胎儿都是天才	2.50 元	排行榜金曲 100 首	2.60 元
笔迹与性格	2.15 元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1.45 元
色彩与性格	2.90 元	简明著作权词典	4.60 元

以上书籍需要者,可向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批发、邮购。邮购另加邮资 15%。

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253—06708466 卢办桥分

电话:4376941

地址:上海市永嘉路 19 弄 8 号。邮政编码:200020

目 录

人物春秋

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	
申应	4
上官云珠在“文革”中的不幸遭	
遇	7
漫画家蔡志忠的禅机	16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	20

天下事

赫鲁晓夫的秘密录音带	26
追捕盖世太保	20
葛佩琦冤案真相	35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纪实	36
古代的宫廷选美	38

社会透视

触目惊心的云南吸毒、贩毒现	
象	41
中国十年涉外婚姻大世界(续)	47
“妻管严”现象剖析	60
大学生恋爱同居现象调查	63
京沪保姆市场一瞥	64

文艺园地

对电视连续剧《渴望》的不同意	
见	69
王蒙重评毛泽东的《水浒》、《红	
楼梦》观	70
“雪米莉”抗议雪米莉内幕	71
丁玲自称是李自成的后裔	73

杨乃武曾看京戏《杨乃武》	74
《封神榜》中的人、鬼、仙	74

争鸣录

关于检验实践的标准问题	76
关于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	
解问题	77
关于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是否实	
行“闭关政策”问题	78
关于维新变法是否等于戊戌维	
新运动问题	79
关于对商鞅变法的评价问题	79
关于吕不韦的功过问题	80

新见解·新论点

“非此即彼”无辩证含义	80
“民告官”提法欠妥	81
“优化劳动组合”提法不妥	81
资本家也能创造价值	82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解	83
诸葛亮思想新探	82
《尚书》、《春秋》不是史著	83
神农、炎帝、黄帝关系新说	84
巴黎公社原则新解	84
宇宙起源于“大爆炸”理论受到	
怀疑	85
恐龙灭绝新见解	85

新考证

孙中山与李大钊合影是一张误	
认的历史照	86

邓中夏、李立三首先提出举行	
南昌起义	86
明建文帝下落有新说	87
蔡桢不是唐诗人	87
杜甫死因新说	88
文成公主的死因	88
孔子体态相貌之特征	89
“钟馗”不是人名而是植物	90
泰山本是人名	90
《水浒》源于山西成于东平	90
《红楼梦》文化渊源系于长白山	91
《金瓶梅》咏打秋千诗乃唐寅原	
作	92
朱熹《观书有感》应为《醉园半	
亩塘诗》	93
《清明上河图》上究竟画些什么	93

新发现

德国发现“南京大屠杀”新史料	94
安徽发现陶渊明家谱	94
益阳市发现周瑜为世祖的族谱	95
河南新野发现王莽“货泉”古币	95
临沂发现汉代花钱	95
印度南部发现大量中国古瓷	96
“秦皇求仙入海处”曾有秦汉建	
筑物	96
淄博发现战国初期殉人墓坑	97
闽南发现百里岩画	97
人类起源的新发现	97
埃及发现有脚鲸鱼化石	98
英发现最早恐龙化石	98
科学家发现大星系	99

名人轶事

宋庆龄联考孙中山	99
----------	----

马叙伦智救陈独秀	100
范长江巧对绝对	100
冯玉祥怒对恶楹联	100
朱光潜三立座右铭	101
张大千的赠笔情	101
徐悲鸿逃婚	102
于右任的“告示”	102
陈布雷联讽张道藩	103
乾隆问春联	103
康熙追究“玉柱不架金梁”	103
袁枚戏退瘦鸭	104
林则徐巧对洋人戏弄	104
赵匡胤的一首半诗	105
李清照夫妻对弈	105
唐伯虎判状词	106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	106
卓别林一字值万金	107
郑肯妙法吓退浪荡子	107
凡·高的绝笔画	108

军事科技

战场上的电子战	108
间谍手中的无线窃听器	109
“杀手”卫星	109
“爱国者”导弹	110
“飞毛腿”导弹	110
“战斧”巡航导弹	110
“麻雀”空空导弹	111
“响尾蛇”导弹	111
“陶”式反坦克导弹	111
“全天候”轰炸机	111
F-117A 隐形战斗轰炸机	112
“空中敢死队”——无人飞机	112
神秘的“黑鸟”	113
皮动潜艇	113

无人坦克	113	痣?	121
无声杀手激光炮	114	相扑大汉的体形是怎样练成的?	122
头盔枪	114	日本人因何剖腹?	122
液体地雷	114	中国共有多少皇帝?	123
“海胆”水雷	115	世界华人知多少?	123
无源雷达	115	抗战中中国的损失有多少?	124
遗传工程武器	115	“秦朝”不同于“秦国”	124
以光为弹的枪	115	“叛逃”与“出走”的界限	124
百科知识			
《标点符号用法》作了哪些修订?	116	“受礼”和“受贿”的区别	125
哪些异体字和繁体字仍需保留?	117	“劳动力”与“劳动者”的区分	125
什么是“电视杂志”?	118	“婚”与“姻”的区别	126
何谓“室内电视剧”?	118	“阴私”与“隐私”的区别	126
怎样创作与欣赏对联?	119	封底人物	
祖国何处是中原?	120	美国著名影星菲比·凯茨	127
何谓“尚方宝剑”?	120	广而告之	
如何评价人体美?	120	《新闻与成才》值不值得您订阅?	128
印度妇女额上为什么点红		学林出版社新书目录…封二、封三	

《读者参考》编辑部启事

一、我编辑部因人手有限，故从今年起《读者参考》丛书的邮购工作改由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办理，读者如欲订阅、查询请直接与该部联系。

二、《读者参考》1990年合订本已出版，每本10元，邮费0.50元，共计10.50元。需要购买者，亦请向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邮购。

地址：上海永嘉路19弄8号。邮政编码：200020。电话：4376941。

人物春秋

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

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哲学家张申府先生，曾和李大钊、陈独秀交往亲密，毛泽东不乏幽默地称他为“我的顶头上司”。然而许多人没听说过这位“大人物”的名字。在《传记文学》1991年第1期上刊登了张容的访问记，并对他作了较详细介绍，现摘编如下：

张申府说，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和周恩来认识的。当时是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周恩来代表天津“觉悟社”，李大钊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那时，李大钊和我正酝酿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大学的讲师，和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还担任过《新青年》编委，那时李大钊、陈独秀是北大教授，也是这两个刊物的负责人，我和他们很熟。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谈成立党的问题。9月中旬，我因罗素来华讲学专程去上海迎接他。随后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最早的成员是李大钊和我，后来我们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的第三个成员。

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同船去法国。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被聘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教逻辑学的。那时，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均已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委托我在法国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周恩来是1920年12月去法国的。1921年1月，我在巴黎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紧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当时入党手续是：我和周谈话后，即写信向陈独秀报告。这年春天，我和刘清扬在巴黎结婚。周恩来与刘清扬同为天津“觉悟社”的战友，周恩来他乡遇故知，十分兴奋，常来我们住处上下古今的对各种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不久，上海又来了两个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他们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并由陈独秀介绍来巴黎的。这样我们5个人（张、周、刘、赵、陈）成立

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立后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我为编辑，周、赵撰稿；第二件事是发起成立旅欧共产主义少年团（按：这个组织在1922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是书记）。

那时张申府住在巴黎大学对面的一个旅馆里，常去大学听课（数学、哲学、逻辑学），其余时间自己做功课。而周恩来在巴黎主要是搞革命活动。在张申府的记忆里留法期间的周恩来，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工作勤奋，团结同志，在留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

张申府说：“1922年2月，我和周恩来、刘清扬一起坐火车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在此期间，我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入党，朱德要求入党时，我和他谈的话。当时朱德在国内已是颇有名气的将军，但他不远万里来到柏林很要求进步，为人非常谦虚诚恳……。”

1922年底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负责人是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下设旅法、旅德、旅比3个支部。

张申府回忆，1923年底，他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时，曾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赵世炎家住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听过一次布哈林的演说，并见到魏金斯基，魏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魏对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1924年春节，他回到北京。李大钊希望他去广州，说现在国共合作，广东正需要人。于是，他先到上海见陈独秀，陈和他谈了一夜关于国内外的形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

1924年2月他到达广州，受到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并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工作，因为他是当时从欧洲留学生中第一个回来的“左派”。在廖仲恺家里，廖要他推荐国外留学生中有才能的人，他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第一名是周恩来……。

张申府说：“那时我在广州身兼四职：黄埔军校政治部副部长（孙中山任命的），广州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还给蒋介石当翻译（英、德语）。”

张申府说，1917年至1920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编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泽东经他的岳父杨怀中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他和毛泽东是这时相识的。当时25岁的毛泽东职务较低，每月工资才8元，他的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第二阅览室），有时还要做些杂务。

由于毛泽东和张申府有这段同事之谊，毛泽东不忘旧交，1938年秋天，毛把刚写成不久的名著《论持久战》寄送给他，当时张申府住在汉口。书里还夹着一封毛泽东给张申府的信：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战已历周年，全国军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奋战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实系于兹，惟如何取得胜利各方持论未尽从同……，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

致民族解放之敬礼！

毛泽东

8月1日于延安

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右派”朋友章士钊告诉张申府，章向毛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颇有辣味地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关于他的退党问题，张申府说：“那是1925年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走出党组织58年，再没有回去。退党以后，主要是教书，写些文章，搞点翻译。

四十年代初，张申府是重要民主党派民盟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46年1月，他与张澜、罗隆基、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等9人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张申府和黄炎培分在“施政纲领组”。同年，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决议，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张先生和民盟主要领导人联名上书蒋介石也拒绝参加，这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建国后，他一直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做些翻译和研究工作。

在学术思想方面，张申府大概受过英国哲学家罗素很深的影响。这从张先生一生翻译，评述罗素及其哲学的文章多达二、三十篇可为见证。1983年2月，张申府还以90高龄写了一篇怀念罗素的文章，题目是《我对罗素的了解和敬仰》。

值得一提的是，张申府不仅是向中国介绍罗素的第一人，也是向中国介绍罗曼·罗兰、罗丹、泰纳这些驰名世界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第一人。自然科学方面，爱因斯坦著名的“相对论”，也是1922年他在德国柏林翻译后介绍到中国来的。张申府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功不可没。

可是，在1957年夏季，张申府曾为章伯钧说了几句话后被划成右派的，1979年平反。1980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虽已年近90岁不便进行社会活动，但他晚年的心情是平静的，宽慰的。

1986年7月13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出一条讣告：

向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张申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礼堂举行。张申府同志于1986年6月20日在北京

逝世，终年93岁。

（摘自《传记文学》1991年第1期，张容文）

上官云珠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寿均在《传记文学》1990年第6期上，以《一位著名女影星的陨落——记上官云珠在“文革”中》为题，介绍了上官云珠在“文革”中的种种不幸遭遇，以及被迫跳楼等一系列情况。现摘编如下：

在急风暴雨中她动了两次大手术

那是1966年春节大年初三的下午。

上官云珠向老友赵丹、黄宗英拜过年后，又看望了八十六岁的老母亲，然后来到上海华东医院简易门诊室看病。

给上官云珠看病的医生，是位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姑娘，她在为上官云珠听诊胸部时，偶然触到一个小硬块，惊得她“啊”地站了起来。她认真地检查了她的乳房，接着，开了好几张化验单，让上官云珠赶快去做各项化验。

当上官云珠做好各项化验，拿着化验单回到简易门诊室时，只见小辫子医生正向一位鬓角花白的女医生汇报着什么。小辫子医生一见上官云珠推门进来，立即收住话头，接过化验单后，礼貌地让她先在门外走廊里稍等一会，然后又关上了门。

上官云珠根本不当一回事，她只是期待快让她拿到药后好离开医院，她还有好多事要办。

可怎么还不给她药呢？上官云珠坐在走廊里的候诊椅上，心中嘀咕着。

“呀”的一声，简易门诊室的门终于又打开了，小辫子医生向她招招手：“请您进来。”

上官云珠进门后，老医生朝屏嶂那边嚙了嚙嘴，上官云珠会意到又要检查，她虽感到有点心烦，但也只好依从。

检查完毕，老医生轻声向一直跟随在侧的小辫子医生下了命令：“开住院单，立即住院！”

正在一边扭衣扣的上官云珠听到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本能地问了一句：“住院？”

老医生洗好手，转过身来，朝她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

这下，上官云珠着急了，她风风火火地说：“我生什么病要住院？明天我就要到江西农村去搞‘四清’，车票都拿到手了！”

“我们会向你单位联系、请假的。”小辫子医生脱口而出。

“跟我们单位联系、请假？”上官云珠心一沉，她急急地追问道：“医生，我到底生了什么病？”

小辫子医生安慰道：“您别急，不要紧的，只是在您的乳房里发现了……那么一小块……东西，您别怕，现在还只是怀疑……也许不是那么一回事……。”

小辫子医生吞吞吐吐的话语，一点也没起到安慰作用，反而使上官云珠更加紧张起来。

“不要瞒她！”老医生坦诚地转脸对上官云珠说道，“你是名演员，我们骗不过你，我现在如实告诉你吧：根据化验结果和我的检查，你得的是乳腺癌，需要立即开刀，越快越好！我相信你会顶得住的！”

上官云珠听后，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但立即又恢复了平静。她淡然一笑，说：“谢谢你们的诊断，更谢谢你们的信任。我回去交代一下就来住院。”她拿起住院单告辞而去。

小辫子医生呆愣愣地望着她的背影。老医生忙吩咐道：“跟着她，别出什么事。我给她厂里打电话。”小辫子医生应了一声，脱下白大褂，朝外跟去。

上官云珠离开简易门诊室后，便走进了卫生间。小辫子医生等在卫生间外，只听见里面传来了阵阵揪人心肠的痛哭声。好一会儿，上官云珠才从卫生间走出，她的双肩还不时地抽搐着，一脚高一脚低地离开了医院，沿着墙角往东走去。还没走出几步，身子一歪，差点儿摔倒。她用双手扶住墙，剧烈地咳嗽起来，双肩抽搐着。

小辫子医生大步赶上去，把她扶住，劝说道：“上官云珠同志，您别回去了。我们已打电话通知了单位，他们会来人的。”

“谢谢……”上官云珠吃力地从挂在肩头的小包中，掏出几瓶药和一盒阿胶，“托你办件事好吗？帮我把这些东西寄出去……这是我给江西的房东老大娘买的，我在那里搞‘四清’，她对我特好……她有病，等着用……看来，我是回不去了……。”

小辫子医生感到有股强烈的感情冲击波向她袭来，她再也忍不住了，鼻子一酸，两眼涌出了泪水……。

上官云珠住院后不到一星期就动了手术，主持这次手术的正是那位老医生。

手术前一天，老医生显得很有感情地对上官云珠说：“你不要怕，只要

我们通力合作，这次手术会成功的。你知道，我们多么爱看你演的电影！最近，内部看《舞台姐妹》，你演的商水花演得真好！大家看到商水花自杀的那场戏时，都哭了起来，旧社会哪……”

上官云珠一听老医生提《舞台姐妹》连忙摇了摇手，对老医生说：“《舞台姐妹》上面已经点名，内部放映是让你们批判的……别再说它了……。”

老医生却不以为然地说道：“谁爱批就让谁去批吧！反正，我很欣赏这部影片。那里面有两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说得多好啊！”

“就是这两句活，据说问题最大！”上官云珠苦笑着说道。其实，到底有什么问题，她也搞不清。

老医生淡然一笑，起身告辞。她举起手中的听筒晃了晃，说：“我看不会有什错。对于我们当医生的来说，就是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治病！’你说，是吗？”

上官云珠能说什么呢？她望着老医生开门离去的背影，不由心头一热，她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自从开始对“毒草”影片批判以来，上官云珠就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因为她在最近演的三部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和《血碑》都遭到了批判。她又是个直性子的人，说话常常没有遮拦，她因说过对这些影片的批判不理解的话而让大家“帮助”过一番。如今又得了癌症，真是祸不单行！

她与老医生合作得很好，乳腺癌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开完刀后，老医生问她：

“怎么样，上官云珠同志，有什么感觉吗？”

上官云珠笑道：“一点感觉也没有！”

她休养了一段时间，准备出院了。她惦记着家里的女儿，惦记着电影厂里的情况，惦记着她所关心的一切。

这天下午，她下放上海北郊农村时结识的乡下亲戚彩霞阿妹来看她了。阿妹知道她喜欢吃豆沙糯米团子，特地做了一篮送来。上官云珠见到她非常高兴，两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她留阿妹在医院吃了晚饭，然后一直送她到医院门口，一直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转身回到医院。想不到她刚走了几步，脑袋突然一阵剧痛，双眼一黑，“扑通”一声，昏倒在地……。

这一跤跌得事出有因——经专家会诊，在她的脑颅里发现了癌。于是，她被转到了华山医院脑系科，因为那里有着国内第一流的脑科专家。

专家们征得家属的同意，决定打开她的脑颅，切除脑癌。

次日就动了手术。手术室外，亲友们焦急地守候着，整整十几个小时

啊！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主刀医生笑容满面地向大家宣布：手术成功了。

待上官云珠恢复知觉后，一直守候在床前的女儿姚姚便轻声叫道：“妈，妈，妈妈！”

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姚姚是上官云珠唯一的女儿，长得酷似母亲，也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而现在，上官云珠乍见女儿，竟没能认出来。姚姚急坏了，她又叫道：“妈，妈！我是姚姚，姚姚啊！”

上官云珠眨了眨眼睛，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依，依是姚姚？对，像的，是姚姚……”稍停片刻，她又问道：“依不是在乡下……搞，搞‘四清’吗？”

“妈妈，我们已回来参加学院的运动了！”

“哦，哦……”上官云珠似听清了，又像没有听清，“依，依陪妈妈几天吧……妈想依……。”

姚姚再也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一只黑手向她伸来

在上官云珠的生命有转机的时候，在她的领导、亲朋和同志们为她生命的转机感到高兴的时候，另一只“黑手”却向她越伸越近了……。

在华山医院动过脑外科手术后，上官云珠又转到华东医院高知病房休养。

不久，“文革”开始了！

在外面乱作一团的时候，为了不让上官云珠担惊受怕，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瞒着她，不让她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

上官云珠是极其敏感的，她还是感觉到了：来看她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来看她，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神色总不那么自然，尤其不肯涉及形势的话题。医院里有些人对她的态度也一反往常，越来越凶了。高干、高知病房的病员，一个个被揪回原单位去批斗，医生要拦也拦不住。为她动第一次手术的那位老医生，每天都在打扫厕所。马路上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人狂叫着“打倒”声，架着戴帽子的人在游街……。

上官云珠感到害怕！有一次，她的丈夫贺路来看她时，她问道：“老贺，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贺路支支吾吾不敢对她说，因为他知道，像上官云珠这样的人这次是难逃劫数了。

自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上影厂

就有人想把她揪回去了。多亏老医生和小辫子医生挡着，她们出示了上官云珠的病历卡，说明她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如果谁要把她带走，必须签字负责，才把那些人吓唬走了。

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上官云珠还是免不了被“横扫”出了医院大门。她丈夫贺路心酸地扶着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上官云珠，艰难地走着。但他不能马上把上官云珠带回家去，因为门口贴着好几张大字报，在上官云珠的名字上都打了红×。她这个身患绝症的人，能承受得了这种打击吗？

贺路决定拖延途中时间，务必等到天黑以后再让妻子进入家门。于是，他在路边的一个三角花圃的树荫下让上官云珠坐着休息。那里原先有个普希金铜像，如今被红卫兵作为“封资修”砸掉了。

太阳已经落山了。贺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面包和汽水，两人吃起了晚餐。直至天色黑下来，贺路才扶着上官云珠回到家里。他们的家，在建国西路一幢公寓的四楼上，待进了家门，打开电灯，多次抄家后所留下的那种零乱狼藉的景象，还是让上官云珠看出点什么，她依着房门直愣愣地望了许久。这时，映在她脑膜上的是另一番景象……。

那是她刚拍完《南岛风云》后的一天，她和贺路正在搬家，屋里也是零乱不堪。忽然来了一位陌生人，递上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她拆开一看，一张竖格的毛边纸信笺上，用毛笔写着：

“上官云珠同志：请你来一次。陈毅。”

上官云珠坐上送信人开来的小车，来到了友谊馆，只见警备区的欧阳政委已在门口等她了。她下车后，急忙问欧阳政委：“您知道陈毅同志找我有啥事体吗？”欧阳政委笑笑，答道：“总是好事嘛，你一到里面就知道了！”上官云珠刚踏进门，一下愣住了：毛主席正坐在一张沙发上，与赵丹、沈浮等一些电影界的著名人士谈笑风生，陈毅同志也在座。

毛主席见了上官云珠，从沙发上站起，向她走来。上官云珠马上迎上去，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伸过来的大手。

毛主席风趣地说：“正在说你呢！应了那句古话：‘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上官云珠又愣住了：“说我？说我什么呢？”

毛主席让上官云珠坐在他旁边，说：“说你《南岛风云》演得好。以前你都演城市妇女，这次演了个女战士，我看像个战士嘛！有进步，以后还努力吧！”

上官云珠激动地说：“主席说得对，以后我还要好好努力！”

那个幸福的日子是1956年。而今，时隔十年之后，谁料到又是另一番景象呢！

“砰！砰砰砰！”突然响起了一阵粗野的敲门声。门被踢开了。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冲了进来。

上官云珠心里“怦”地一跳，缩在角落里直发抖。贺路忙抱住她，轻声说：“上官，别怕，别怕，有我在。你看，都是厂里人。”

是的，来的都是上影厂的人。为首的对上官云珠喝道：“上官云珠！医院早把你赶出来了，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到哪里去搞反革命串连了？”

“我，我……”上官云珠哪能说得清呢？“反革命串连”这样的字眼，她也听不懂。

贺路忙代答道：“我怕她看到门口的大字报，太刺激，会发病，就……。”

“谁叫你回答？”领头的上去给了贺路一记耳光，又转身对上官云珠喝道，“说，快说！”

上官云珠吓得早在墙角里缩成一团。

领头的左右开弓地揍了她好几个耳光。

上官云珠挨了打以后，却出奇地镇静起来。她抹了一下嘴角边的血，脸色冷峻得吓人！

打手见此状，倒也愣住了。

贺路赶忙上前央求：“别打她，她有病。要打就打我好了……。”

此时，一位老工人怕打出事来，忙说道：“今晚让她好好想想，明天到厂里报到时再交代吧！”

“我不想活了”

上官云珠回电影厂后，暂时还算“平静”，因为当时造反派们正忙于夺权，根本没空去顾及她。

当然，这种“好日子”是不会长久的！

1966年9月3日那天，上官云珠一上班就觉得气氛不对头：办公楼前搭起了一个大木台，充满火药味的大标语刷满了全厂，高音喇叭里播送着火药味极浓的歌曲；那些造反派的头面人物都神情严肃地往来巡视着；整个电影厂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上官云珠低着头来到“牛棚”，棚内空无一人。哦，她想起来了，今天轮到他们这个“棚”里的人洗碗。于是，她一颠一颠地寻到食堂，只见黄宗英等“棚友”正神情紧张地埋头在一个大水槽旁洗碗。上官云珠挤到黄宗英身边，也跟着洗起来。

黄宗英看了一下四周，对着上官云珠的耳朵轻声说道：“今天有大行

动，当心点。”

“大行动？什么行动？”上官云珠脑部开过刀后，反应有些迟钝。

黄宗英：“你进门时看到什么了吧？”

“他们用布景板搭了一个高台……”

黄宗英神情严肃地告诉她：“他们要揪人！”

黄宗英叮嘱道：“看这架势，造反派今天要开大型批斗会，揪出一批人……你要当心点……”

上官云珠还未完全理解黄宗英的话，造反派头目便赶来命令他们回“牛棚”了，往常，在这时候，造反派总要他们读几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类的语录，今天却例外，没有要他们读语录。因为高音喇叭里早在不断地播放“语录歌”、“造反歌”了。

忽然，高音喇叭里一个狂怒的声音：“现在，把全厂的牛鬼蛇神统统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一声令下，守在门外的造反派立即冲进“牛棚”，两人架一个，以“喷气式”的姿势，把关在牛棚里的人押到那座新搭的大台边上，然后再一个个地揪上台去，上去一个，就揍一顿。只要是“革命群众”，谁都有权上去打几记耳光。可是，台下人群中的绝大多数都十分反感，他们冷峻地注视着台上发生的一切。

当上官云珠被揪上台时，有人抓起她的头发喝道：“向全厂革命群众立即交代你的罪行！”

上官云珠脸色苍白地颤抖着。她虽经黄宗英提醒，思想上有了点准备，但从未见过这种势头，早已吓昏了。

“你不老实，革命群众决不饶过你！”有个彪形大汉一记耳光打来，把上官云珠打出了好几步远，她跌倒在台角边，嘴里顿时淌出了鲜血，彪形大汉又把她揪回到原位。

有人开始宣布她的罪状，可她一句也没有听清。

此时，突然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爬上台来，不分青红皂白，照着上官云珠的脸就猛刮耳光，然后，喊了几句口号，下去了。这回上官云珠看清楚了，此人外号叫“朱元璋”，因为他的脸长的特别长。1941年初，他假惺惺地介绍上官云珠进电影厂当演员。后来，上官云珠识破了他的兽心，与他闹崩了。这次运动一开始，他就戴着红袖章，以造反派自居。上官云珠挨了他的打，气愤异常，她想喊叫而又没有叫出声来：天理何在啊！

正在那些人对上官云珠这样的一位重病人惨无人道地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跳上台来，把一条墨迹未干的标语——“要文斗，不要武斗！”贴在后台墙上。他就是大家熟悉的演员牛犇。他对揪上台来的这

些老同事们感情极深，实在忍不下去了，就写了这条大标语以示抗议。可又有什么用呢？设计这幕暴行剧的人，此时像发了狂一般，他们非但不收敛一点，反而变本加厉，连牛犇也一起被揪上了台。

最后被揪上台的是厂党委的那位女书记。造反派想以此证明，电影厂党委网罗了这么多“牛鬼蛇神”，理应“彻底砸烂”，以达到他们夺权的目的。

傍晚，贺路扶着被打肿了脸的上官云珠，一颤一颤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久久沉默着的上官云珠，忽然吐出这样一句话：“我不想活了！”

“你……”贺路大惊失色。

“厂党委都被打倒了，党委书记都被揪出来了，我们的事还有谁来管呢？”

贺路想安慰她，打消她这个危险的念头，可是他又找不到什么有说服力的话来。

在最后的日子里

1968年11月21日，上官云珠被叫到专案组，那里早就等着两个外调人员。他们一上来就硬逼她承认参加特务组织，硬逼她要她承认是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更为恶劣的，还硬逼着她交代毛主席接见她时她搞了什么阴谋诡计。

在一阵逼问之后，上官云珠开始申辩了。她的狠劲上来了，她厉声责问道：“你们说我是特务，拿出证据来嘛！你们说我在毛主席接见我时搞阴谋，你们去问问毛主席嘛！……”

没等她说完，那伙人就像恶狼一样扑上来打她。有人脱下了鞋用鞋底揍她的脸，鞋底是钉了皮的，打一记她脸上就肿起一大块。

他们边打还边叫喊着：“看你凶，看你还凶！”

上官云珠横下了一条心，大叫道：“你们还讲理不讲！”

她越叫唤，他们打得越凶。

上官云珠仍是据理力辩：“你们以为这样打人，我就会顺着你们的要求乱说吗？告诉你们，办不到！”

“老实告诉你，发展你加入这个特务组织的人，就在我们那里，他早已交代了。”一个外调人员恶狠狠地威胁道。

上官云珠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上，她横下了一条心：“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材料，就抓嘛，关嘛，就定我罪嘛！”

又是没头没脑的一顿揍。最后，勒令她回去写交代，明天上午交来！还硬逼着她交代毛主席接见她时她搞了些什么阴谋诡计。这不是硬要把她